



陸 贊 著

陸宣公全集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刷

陸宣公全集（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 賦 者 國學整理社

發 行 著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陸高誼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上海大連路

版權所有不準翻印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貢賈於書局何處存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崔德興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禮而盡其容，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澠，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舊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寂。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擅棄於陸公。公諱贊，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錫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鎔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鎔以果貨數萬為餧。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關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刺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贊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勸興，楚昭以尊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憚改過，以吉諦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摹塗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惟古人諱卒無不尊崇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後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達京師，玄掩重闕，美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如大鼓，無不憚泣。恩蓄臣節，臣知誠不足平也。公自行在禁中，拜諭議大夫，中書舍人，續數小官，未嘗有過舉難處。從行在輶騎，啓沃謀猷，持所親信。有時讖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越宿便徑，宿前後相次，上有次山館。召公不至，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貴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公既職內署，班韋氏爵在其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憂去職，持表於洛，遣人謁深陳之，取解。奉還河東，上遣中使監鑒其事，因方轉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韓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遞，公率而受之。牒屬復內職，禮知兵部侍郎。觀見之曰：天子為之興政，密敍印，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鑑參忌嫌，故棄之。再拜兵部侍郎，知

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對與公違。疾訛從面聞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錯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寶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寵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贊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耀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贊代己歲。賈耽。杜元衡。在南賓開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箸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擢古揚今。雄文藻思。數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牒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軒璫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數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宋進呈陸宣公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贊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龜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寶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文譯和加校正續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陸宣公本傳(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陸贊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贊貴贈禮部尚書贊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贊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贊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贊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

君厚意。又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贊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贊性忠惠，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恩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竊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繆。一日之內，詔書數百，擊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督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讐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勸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怒攻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陰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其年冬，議以新歲致元，而外觀之流，皆以國家數終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贊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避難諱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贊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滅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歸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貢益笑名。」晉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精微，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抑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又有聖列天元之號。是知人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徵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矣。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衷，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贊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數種，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

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蠻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徵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觀古廟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夫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公呻吟之聲。嘵嗚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賚資未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失望。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恩亂之懷。亦有悔忠之意。是知耽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壞。晝夜不息。始將五旬。凜蛾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喪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輕敗以喚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懼強所惑也。無厚賞士。而不怒懲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誇譖方興。罪情倍渥。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樂好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咎。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才散則民棄。棄其効職。陛下天資琪聖。見害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籌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賓使懷光軍宣諭。使還。數奏事曰。賊泚稽詣。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築壘。如若推枯木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惑。若不別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選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笑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思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計。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贊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敍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贊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贊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凶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遜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五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讐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微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隱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固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賈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衛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

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繼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贊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難，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恂恂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憤，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贊。贊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寮，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胄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遺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贊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士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惑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損棄宮闈，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讐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耽，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乏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溫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戎蕡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壘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拔長，奔竄往來，道途如纖，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

晉董安定反側。寃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雜亂之際。必有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謬。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草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懲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縛而致遼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禮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喪人。何必獨在於此。所幸撫賊降域。詔書未敢廢音。苟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遷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贊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贊。杞新排。贊嘗憂憊。及杞貶黜。始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贊又極吉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與疏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贊。而能交結權幸。共短贊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岳齊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贊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羽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敕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贊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轉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對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擢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輒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冀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舉望不懌。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所薦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贊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贊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

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
讀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贍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
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贊論奏曰。臣竇禎。鄧一無所堪。
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愧。且乏知人之明。自搆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業征。啓
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既蒙允許。即宜宣行。南宮舉人。繼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易經薦延。
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總以滿口上頤聖朝。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
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
道。聽言考實之方。閉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詔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貳。於橫議不考。質
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諂。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
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當必由之。昔齊桓公問晉仲齊弱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賢也。用而不
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惡懷險設。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固邪。朝向狹
促。以沮讓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害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
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諸諸士。備聞奉才。若旨書命本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幾公舉爲私
薦。易明數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選多有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絕私。轉於宰臣。宰臣無辭。失人之弊。必又甚焉。
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誘。雖則委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覲。轉爲所覩。其計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
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得諸識。時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晦其覆車。不以故彰。若訪於朝列。則是求
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属。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
鑑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萃選。敢冒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
耶。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

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聽，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瘠清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真爲難辦。吏緣爲奸，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贊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列宰臣當旬秉筆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地理兵在制置所得，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

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會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逼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逼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讓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猃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稷。漢武討匈奴而貶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變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奸盟。震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圍之則彼眾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紓其交渉。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黨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審。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

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彌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毗。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變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因國之本。觀變而後動者也。頃屬多蚊。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齊衆庶。修紀律以罰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譖。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慮不圖。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

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患。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乖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也。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燄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眾無適從。所任未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圖。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謀責齟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執異統權。非物理所懷不繩。非人情所效不回。夫人情者。利焉則勤。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馴。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猜。疏之以威。則肅而不怨。虛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成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致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弭衛之儀。而無益於藩篱之策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空風裂膚。餐沙慘日。與豺狼爲鄰。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眠。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殊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鄰。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關經塞野。即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聒。對辱之名。則蠶核奪氣。而乃使之去。

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歛。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歛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顧待餉。徵倖者猶患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攝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國亦將有所持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撻旋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蟲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覈。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慤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軋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攢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醜慮無功者。反側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證善者罔上而不懃馭。衆苦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